

中國歷代著名
文學家評傳

郭沫若題



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

第五卷

(清初至清中叶)

吕慧鹃 刘波 卢达 编

山东教育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济南

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

第 五 卷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所

*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4 印张 2 插页 308 千字

1985 年 4 月第 1 版 198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700

书号 10275·26 定价 2.70 元

主 编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所

顾 问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元化	王季思	朱东润	肖涤非
吴富恒	余冠英	林 庚	周振甫
	季镇淮	钱仲联	

目 录

钱谦益	敏 泽(1)
金圣叹	何满子(17)
吴伟业	王 勉(43)
李 渔	夏写时(65)
朱彝尊	钱仲联 朱则杰(83)
王士禛	李毓芙(115)
蒲松龄	袁世硕(135)
洪 昇	王 悦(163)
孔尚任	袁世硕(179)
纳兰性德	赵景深 李 平(215)
赵执信	赵蔚芝 刘聿鑫(237)
方 苞	刘季高(259)
郑 燮	胡经之(279)
吴敬梓	刘世德(305)
曹雪芹	刘梦溪(331)
袁 枚	章培恒 陈建华(373)
姚 鼐	刘季高(393)
汪 中	曹道衡(405)
黄仲则	金性尧(419)

钱 谦 益

(公元 1582——1664 年)

敏 泽

一、生平及降清问题

钱谦益，生于明神宗万历十年（公元 1582 年）九月二十六日，死于清康熙三年（1664）五月二十四日。江苏常熟人，字受之，号牧斋，晚年自号牧斋老人、蒙叟、绛云老人、东涧遗老等，世称虞山先生。

钱谦益出生于诗书门第。曾祖体仁，字长卿，有著述若干卷；祖顺时，字道隆，嘉靖己未进士，有《资世文钥》百余卷；父世扬，字士兴，常熟县增广生员万历辛卯乙榜。母顾氏，山东按察司副使顾玉柱女。钱谦益六岁开始读书，十九岁娶妻陈氏。二十岁前，对明代前后七子首领李梦阳、王世贞的文集已经能够熟烂背诵，欲与驱驾并超过之。二十一岁校阅《春秋繁露》，深有所得。二十四岁，瞿式耜从其读书。

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钱谦益举于乡，次年北上，会试不第。归后潜心唐宋古文。万历三十七年（1609），钱谦益二十九岁时又参与会试，廷试置第三，授翰林院编修。次年因丁忧

归里，杜门不出。

三十三岁，钱谦益开始写诗。其后几年间，钱谦益潜心佛家典籍及诗法。泰昌元年(1620)，钱谦益三十九岁时，还朝补原官，有《还朝诗集》上卷。

次年，即天启元年(1621)，授浙江乡试正考官，还朝补右春坊右中允。三年，移疾返里。此三年中所作诗，为《还朝诗集》下卷。四十三岁秋，还朝，以太子谕德兼翰林院编修，充经筵日讲官，并以詹事府少詹事纂修《神宗实录》。四十四岁，兼侍读学士，由于过去和东林党人往还密切，御史崔呈秀作《东林党人同志录》，以谦益为党魁，在当时的复杂党争中，遂遭劾削籍归，这以后所作诗为《归田诗集》上、下卷。

崇祯元年，谦益四十七岁，此后所作诗，有《崇祯诗集》等集。擢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事。因朝内党争，奉命革职回籍，瞿式耜等也被牵连而遭降谪。

从四十八岁起，钱谦益居家读书，五十二岁丧母，近三年内无诗。五十六岁时因朝内党争，被逮系下狱，次年五月出狱。五十九岁，移居半野堂，有《移居诗集》。这年，柳如是（原姓杨名爱）来访，谦益取所赠诗句名其集为《东山诗集》。六十岁时，河东君柳如是来归。六十二岁时，门人瞿式耜刻成《初学集》；钱谦益筑绛云楼，藏书数千部，藏书之富，江南无有匹者（后遭大火，多被焚毁）。这几年中间，钱谦益曾游西湖、黄山等地，写了许多诗文。

崇祯十七年（1644），即清顺治元年，由于李自成攻克北京，崇祯帝自缢死，五月福王朱由崧由马士英拥至南京，称监国，旋即皇帝位；钱谦益因谄事马士英，被起用为礼部尚书。

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污点之一。时钱谦益六十三岁。次年，即弘光元年五月，清兵渡江，弘光出奔，钱谦益及总督京营戎政赵之龙、大学士王铎等迎降。这是他一生中的又一大污点。顺治三年(1646)，清廷以钱谦益为礼部右侍郎管秘书院事，充修明史副总裁。五月，以弘光帝及潞王等相继被害，遂引疾归。“是年稍有诗，名其集曰《秋槐诗集》，盖取王维被拘菩提寺‘秋槐落叶空宫里’句，以王维自况也。”(金鹤冲《钱牧斋先生年谱》)钱谦益仕清共五个月，此后就隐居不仕。由告归至他八十三岁病老故里的十七、八年间，钱谦益的活动主要是从事著述，并秘密联络、支持当时的抗清力量。

在著述方面，他的《初学集》一百一十卷作于明亡之前，入清后有《有学集》五十卷、《投笔集》二卷、《苦海集》一卷及其它未刊的诗文多种，对明之灭亡，清之统治，多有抑塞愤张之语。《列朝诗集》是在明天启年间，他四十岁之后开始编撰的，当时只选了三十来家，未竟而罢。告归后，继续编撰，共选录明代约二千人的诗，附以小传，编为《列朝诗集》八十一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曾刊行)。他选此集，不论工拙，而是仿照元好问《中州集》“以诗系人，以人系传”(《有学集》卷一四《列朝诗集序》)的体例，使之保持一代诗史的作用。门人毛子晋在他七十一岁时刻成，他亲自写了序言。具有丰富的文献价值。《投笔集》，最能体现他晚年的反清思想；有《杜诗笺注》，曾受到阎百诗的很高评价，另编有《吾炙集》一卷，及《楞严经疏解蒙钞》、《心经小笺》等。

在联络和支持抗清活动方面，他和当时的南明政权的各种抗清力量，如瞿式耜、郑成功等等，都有广泛的联系。如顺治

六年，即南明永历三年(1649)，他向他的学生，当时任南明永历朝兵部尚书的瞿式耜写信云：“楸枰小技，可以喻大。有全着、有要着、有急着，……夫要害必争之地，不过数四。中原根本，自在江南；长淮、汴京，莫非会都，则宜移楚南诸勋镇重兵，全力以窥荆、襄”，为“扫清河朔”，对当时的抗清斗争有过缜密的规划，由于此信载在《瞿忠宣公文集》中，所以当时无有知者。当郑成功率水师攻入长江之际，他不仅写了大量诗歌，为抗清斗争的胜利而欢欣雀跃，为他们的失败而焦虑莫名，和杜甫《秋兴》诗，而以“投笔”名其集，慨然有投笔从戎之志，如写于顺治十六年(1959)七月初一的《金陵秋兴之一次草堂韵》：

龙虎新军旧羽林，八公草木气森森。楼船荡日三江涌，石马嘶风九域阴。扫穴金陵还地脉，埋胡紫塞慰天心(太白乐府诗云：“悬胡青天上，埋胡紫塞傍”)。长干女唱平辽曲，万户秋声息捣砧。

之二：

杂虏横戈倒戟斜，依然南斗是中华。金银旧识秦淮气，云汉新通博望槎。黑水游魂啼草地，白山新鬼哭胡笳。十年老眼重磨洗，坐看江豚蹴浪花。(《投笔集》上卷)

激愤之情，溢于楮墨。《投笔集》全卷都充溢着这种激情。在《后秋兴三……八月初十日小舟夜渡，惜别而作》中，不仅记载了以年近八十之躯的钱谦益只身赴白茆港秘密会见郑成功水师的情况；而且，记载了柳如是暗中资助南明军队的事，其三云：“北斗垣墙闇赤晖，谁占朱鸟一星微。破除服珥装罗汉(姚神武有先装五百罗汉之议，内子尽囊以资之，始成一军)，减损齑盐餉次妃……”。这些都充分说明了：钱谦益降清后，确有明显的转变。并非出于文过饰非，故为刻饰。所以连种族主

义革命情绪十分强烈，力倡排满的章炳麟先生读了他的《投笔集》后，也不能不承认钱谦益晚年的诗，“悲中夏之沉沦，与犬羊之俶扰，未尝不有余哀也。”并不同意长期流行的“世多谓谦益所赋，特以文墨自刻饰，非其本怀”的说法，认为“谦益不尽诡伪”（《太炎文录·煊书·别录甲》）。

在晚年，钱谦益还始终保持着和黄宗羲、吕留良、归玄恭等抗清志士及遗民的密切往还。和黄宗羲的关系尤其密切。在《南雷诗历·钱宗伯牧斋》中，黄宗羲曾说：“四海宗盟五十年，心期末后与谁传。凭裯引烛烧残话，嚼笔完文抵债钱。红豆俄飘迷月路，美人欲绝指筝弦。平生知己谁人是，能不为公一泫然。”钱谦益还曾为吕留良更字“留侯”，作《吕留侯字说》（《有学集补遗》卷下）等。以上的情况都说明了钱谦益晚年是确有改变的。他的作品和他的社会活动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所以在他死后许多年，不仅他的著作一再遭到禁毁；而且，一再遭到清代最高封建统治者乾隆的咒骂，斥之为居本朝而思前明的“乱民”，如：“朕从前序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曾明斥钱谦益等之非，黜其诗不录，实为立千古纲常名教之大闲。彼时未经见其全集。……今阅其《初学集》、《有学集》，荒诞背谬，其中诋谤本朝之处，不一而足。”（《清实录》乾隆三十四年六月丙辰上谕）所以那种认为钱谦益晚年是貌为忠愤之语，以掩其降清之迹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钱谦益之主动降清，当然是他一生中为人立身的大污点，不能为之曲解。但是，我们也不应停留在王夫之等明末遗民的立场上，坚守所谓的“夷夏之大防”，以之作为评价历史是非的最后依据。当时的矛盾，毕竟是我们由多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内

部之间的一种矛盾,即满族和汉族之间的矛盾。钱谦益之降清,固属大节,但毕竟与投降异国者不同,在今天我们评价这类历史现象时,自然会有是非曲直的不同,但只能站在马克思主义对待民族问题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种族主义立场上。

钱谦益死后,被《清史》列入“贰臣传”乙编中,他的著作在宣统二年由邃汉斋重印为《牧斋全集》。

二、文学思想

在文学思想上,钱谦益曾经受到李贽和公安三袁的影响,在《列朝诗集小传》中,对他们作过很高的评价。他认为“道学”和“制科”都属于“俗学”,而“俗学”恰是“古学之蠹”(《初学集·答唐训导汝谔论文书》),他又不赞成对于宋代理学的过份重视:“古圣贤之蕴奥,未必久晦于汉唐而乍辟于有宋。”(《有学集·新刻震川先生文集序》)他论诗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强调要有感而发,反对称格较律、无病呻吟。如:

古人之诗,万有不齐,要其空中满腹,遇隙而发见,则一也。不然者如行潦之水,不足以灌一畦,求其瓶罍走海内,岂可得乎?(《初学集·华闻修诗草序》)

古之为诗者,必有独至之性,旁出之情,偏诣之学,轮囷逼塞,偃蹇排奰,人不能解,而已不能自喻者,然后其人始能为诗,而为之必工。(《初学集·冯定远诗序》)

这类观点,在他的《初学集》的《王元昭集序》、《虞山诗约序》,以及《有学集》的《爱琴馆评选诗慰序》、《季沧苇诗序》、《书瞿有仲诗卷》等等中,都曾一再反复地被强调,足见

这是他的一贯的文学思想。在他看，真诗、好诗，都必须是有感而发的，不然就是假诗和伪诗，如他所说的：

文章途辙，千途万方，浩劫不变者，惟真与伪二者而已。（《有学集·复李叔则书》）

这确是不刊之论。

“真情”、“真诗”等等，本来也是公安派强调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一脉相承的一面；钱谦益和三袁虽有较密切的往来，但他对公安派末流之失也是十分清楚的。他既不赞成竟陵派提出的救失之策，也不赞成将公安派与竟陵派等量齐观，所谓“今之持论者，夷公安于竟陵，等而排之，不亦过乎？”（《列朝诗集·袁仪制中道》）为了补救公安派之失于俚陋，钱谦益在强调真情、真诗的同时，特别强调下列两点：

首先，是钱谦益不像公安派那样，在强调诗文要出自自己的真感情时，过于强调向内心讨生活，所谓“心灵无涯，搜之愈出”（袁宏道《珂雪斋文集·中郎先生集序》），而是强调真情感必须出于外在事物或时世的激发，如“夫文章者，天地变化之所为也。天地变化与人心之精华交相击发，而文章之变不可胜穷。”（《有学集·复李叔则书》）“夫诗者，……盈于情，奋于气，而击发于境风识浪、奔昏交凑之时世。”（《有学集·爱琴馆评选诗慰序》）……这样就使他的文学主张更具有现实性，因而和公安派的观点区别了开来，并直接影响了黄宗羲的诗论。黄宗羲诗论中所强调的诗文是作者真实感情的流露，而且作者越是处于穷困逼塞之世，他的诗文就越具有价值的观点，和钱谦益的诗论完全是一脉相承的。

其次是，公安派在反对李梦阳等的拟古主义时，过于强调

信口而发的重要性,同时,却忽略了学、养的工夫,以至末流流于俚俗。钱谦益针对这一点,强调情性,世运、学养三者并重,如“夫诗文之道,萌拆于灵心,蛰启于世运,而茁长于学问,三者相值,如灯之有炷、有油、有火而焰发焉。”(《有学集·题苍略自评诗文》)“根于志,溢于言,经之以经史,纬之以规矩,而文章之能事毕矣。”(《有学集·周孝遗文稿序》)这样讲法,自然比公安派的文学主张更为全面和周到。竟陵派虽然也主张真性情及作者的学养,却把真诗看作是远离现世的产物,所以钱谦益的见解,比之竟陵派也是高出一筹的。特别是他的晚年,更加强调不幸的时代和遭际对于产生好诗的重要性,在《有学集》的许多文章中,都曾大力强调这一点。认为诗是“发于身世逼侧,时命连蹇之会”(《周元亮〈赖古堂合刻〉序》),“宋之亡也,其诗称盛”(《胡致果诗序》)等等,这是竟陵派根本避而不提的。

由于强调独创,强调诗要有真感情,钱谦益虽然“家世与弇州(世贞)游好”(《宋王叔〈安雅堂集〉序》),却极力反对明代文坛流行的李梦阳以至王世贞、李攀龙的拟古主义,如:

献吉以复古自命,……牵率模拟、剽贼于声句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如桐子之洛诵,字则字、句则句、篇则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雄霸词盟,流传伪种,二百年以来,正始沦亡,榛芜塞路……。 (《列朝诗集小传·李副使梦阳》)

钱谦益的批评锋芒,是更多针对王世贞、李于鳞而发的,这在他的文集中数量很多,兹不赘述。因为这时统治坛坫的,正是王、李,如《明史·艾南英传》所说的:“始王、李之学大行,天下学古文者悉宗之。后钟、谭出而一变,至是钱谦益负

重名于词林，痛相纠驳，……排诋王、李，不遗余力。”对于当时竟陵派矫公安派之失而流于僻的流弊，“颛好骂人”的钱谦益也曾一再极力批驳。在《王贻上诗集序》（《有学集》）以及其它文章中，对之批评十分尖刻，如：

当其（钟惺）创获之初，亦尝覃思苦心，寻味古人之微言奥旨，少有一知半见，掠影希光，以求绝出于时俗。久之，见日益僻，胆日益粗，举古人之高文大篇、铺陈排比者，以为繁芜烂熟，胥欲扫而刊之，而惟其僻见之是师。（《列朝诗集小传·钟提学惺》）

钱谦益之所以如此大力地抨及王、李的拟古主义及竟陵派，是由于他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行杜甫的“别裁伪体”的工作。他曾说：“自古论诗者，莫精于少陵别裁伪体之一言。”（《初学集·徐元叹诗序》）“一代词章孰建瓴，近从万历数今朝。挽回大雅还谁事，嗤点前贤岂我曹？”（《初学集·姚叔祥过明发堂共论近代词人界作绝句十六首》之二）他“不顾流俗之訾笑”进行这些批评，目的就在于“衍斯文未绝之一线”（《有学集·答杜苍略论文书》），别裁伪体。而在明末清初，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虽已成为强弩之末，但遗响普遍存在。如陈子龙选明诗，“即七才子之遗调也”（吴乔《围炉诗话》卷五），宋琬、申涵光等等，都曾大力推崇前后七子，足见其影响之深远。同样，竟陵派在明末清初也还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如朱彝尊所说的：“始学为诗，……见当代诗家传习景陵钟氏、谭氏之学。”（《曝书亭集·苻谿诗集序》）在这一情况下来看钱谦益的文学主张，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他一方面继承了明代文学发展中的合理见解，同时又对明代文坛的种种谬误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提出了以真情感、真知灼见为核心，性情、世运、学养三者并重的文

学主张,无疑是相当精辟的,不仅对纠正明代文风具有积极的针砭意义,而且对清代诗文的发展,所谓“特以开陈后学,归之于正”(钱陆灿《汇刻〈列朝诗集小传〉序》),也是有其一定积极意义的。

三、诗 文 创 作

在明末和清初的文坛上,钱谦益虽然在诗文两方面的写作中,都达到了较好的水平,但是他的诗的成就无疑更高,在明清移代之际,是一位大的诗人。在创作中,他完全实践了自己的文学主张,他广泛地学习古人,不局泥于形模,不限于汉魏盛唐,诗歌创作一般都具有真情实感,而又具有较强的现实性。以杜、韩为宗,兼取众长。他的学生瞿式耜在《牧斋先生初学集目录后序》中说:“先生之诗,以杜、韩为宗,而出入于香山、樊川、松陵以迨东坡、放翁、遗山诸家,才气横放,无所不有。”这是符合事实的。他技术纯熟,别具创造,可谓自成一家。

钱谦益的前期,正处于明末之际,那时正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时代。他的诗虽触及现实问题的不多,但是还是有所接触的。在反映现实方面,他有相当一部分诗是借古喻今,影射时事的,如《和范致能燕山道中绝句八首》之一《白沟河》:

辽宋分疆一线流,白沟人说是鸿沟。两河三镇全输却,残局休论十六州。(《初学集》卷一)

显然在借宋事以喻当时明王朝所受到的清室的覬覦。也有一部分是借古喻今指向魏忠贤一类权佞的。如《昌平州唐刘去华

故里》：

不见前朝谏议祠，春风古道长茅茨。千秋流恨成甘露，两字惊心是北司。烽火中宵传紫塞，风灵终日望彤墀。登朝自古颜何厚，欹枕明朝鬓有丝。（《初学集》卷二）

借唐代刘蕡对宦官的斗争及“甘露之变”的事，隐喻明室的宦官弄权，以引起世人惊惕。在他的其它许多诗中，也不乏关心国事的有感之作。

对于农民起义，钱谦益虽然也象一般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一样，是敌视的，如他诗中的《闻山东贼平喜而书驿壁代书示顾伯钦小仪》（《初学集》卷二）等，但他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对人民的疾苦有所同情，对统治阶层有所指斥。例如在《王师二十四韵》（同上）中，他不仅指出了农民起义是由官方贪得无厌敲索的结果，而且对“王师”残忍的屠戮无辜作了淋漓尽致的揭发：“塹沟填老弱，竿梁贯婴儿。血并流为谷，尸分踏作谿。残膏腥灶井，枯馘挂棠梨。处处悬人腊，家家占鬼妻。虎饥侏亦泣，人立豕能啼。穴颈同蒿艾，刳肠见草稊。旋风来凜凜，哭鬼去凄凄。虚市稀烟突，乡邻断犬鸡。……兵候天犹惨，荒郊日益低。停车心悄悄，不寐夜栖栖。……”象这样充分揭露“王师”的种种屠戮人民的罪行的，应该说在明诗中是不多的。在这种揭露中，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了作者对人民的不幸遭际的深切的同情。这类作品虽然在钱谦益的诗集中数量很少，却无疑是很富有人民性的。

钱谦益的诗中，也有一部分是抒发他的官场失意之作的，如他的《蛺蝶词》之四：“小院回廊日渐西，双双戏影共萋迷。春风自爱闲花草，蛺蝶何曾拣树栖。”（《初学集》卷三）又如

他的《雪夜次刘敬仲韵》：“冷壁寒灯焰欲收，卅年身计一孤裘。雪花似掌难遮恨，风力如刀不断愁。……”（《初学集》卷一二）以及他的《天启乙丑五月奉诏削籍南归，自潞河登舟，两月方达京口，涂中衔恩感事，杂然成咏，凡得十首》之一：“破帽青衫出禁城，主恩容易许归耕。趁朝龙尾还如梦，稳卧牛衣得此生。门外天涯迁客路，桥边风雪蹇驴情。汉家中叶方全盛，五噫何劳叹不平。”（《初学集》卷三）怨悱、嘲讽之意，曲折不尽，情余言外，历历如画。这类诗和上面那类诗相比，就显得更有特色。钱谦益的诗中虽有铺陈排比的长篇，但多以抒情见长。在这类诗里，技巧不仅更加纯熟，而且婉转清新，自具一格。

钱谦益的诗五言很少，多属七言。在这方面的造诣也更高。如他的《徐州杂题五绝句》：“柳老花残木叶秋，西风斜日总牵愁。天涯大有多情客，不忍经过燕子楼。”（《初学集》卷一）写得精绝，情词婉转，颇有晚唐异味。这类诗在他的集子中为数是不少的。有些情诗格调不高，但也不乏真挚感人之作。

清兵入关后，由于经历了家国败亡及身世荣辱升降的巨大变故，钱谦益的诗风发生了大的变化，诗格显得更加深沉苍劲。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好诗“发作于身世逼侧，时命连蹇之会”。他虽然缺乏风骨稜稜的气节，在重要的历史关头表现为政治上的软骨病，因此，一直遭到青史讥诮，但从他后期的诗歌看，他的沉痛自责、心怀故国的感情还是真而不伪的。如他的《吴巨手圻斋诗》：“嘉禾城头阵云黑，宣公桥上飞霹雳。南湖潮水涨绿波，骨巨骸枝血流赤。人民城郭总萋迷，华观琼台长蕤藜。几家高户无蛛网，是岁空梁少燕泥。……”（《有学集》卷四）他写这首